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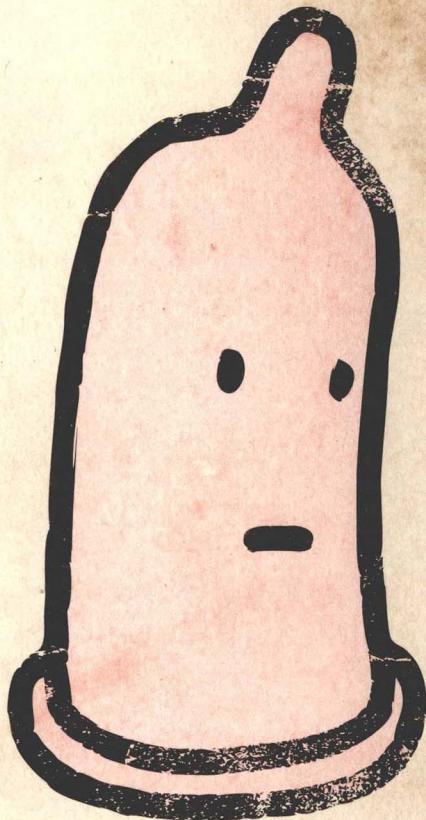


Aine Collier

[美] 安妮·科利尔 著 | 姜玢 译

THE HUMBLE LITTLE CON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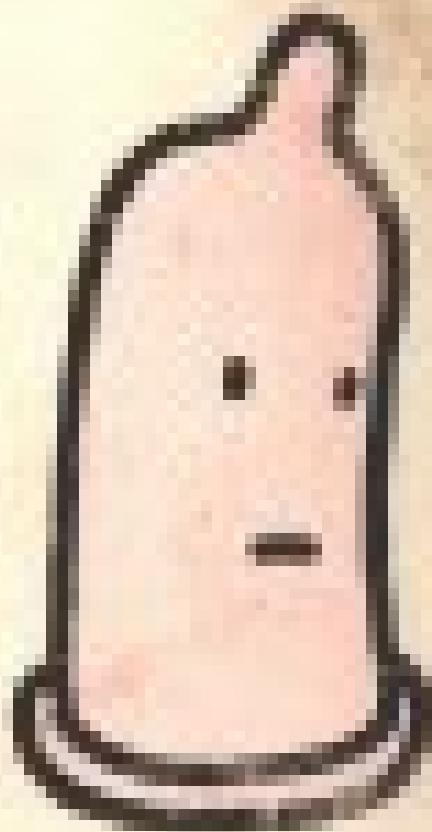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所有一切：性、金钱、身份、战争、诗歌、享有盛誉的人和臭名昭著的人、政治、道德伪善……有很多笑点，却是一段严肃的历史，绝对令人不忍释卷。你从来不知道安全套有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万史。



卑微的套套 安全套进化史

A HISTORY

THE PLATE LITTLE COOK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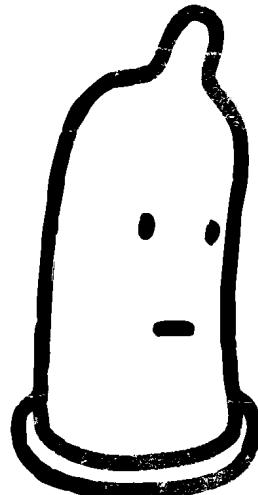
John Cullen

Illustrations by John Cullen

中國的
家常
食譜

A MELTING POT

THE HUMBLE
LITTLE CONDOM



〔美〕安妮·科利尔 著 姜玢 译

卑微的套套
安全套进化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 / (美) 科利尔著；姜玢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21-4467-9

I. ①卑… II. ①科… ②姜… III. ①避孕器—历史—世界

IV. ①R169.4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054 号

THE HUMBLE LITTLE CONDOM: A HISTORY by AINE COLLIER

Copyright: ©2007 BY AINE COLL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aryn Fagerness Agency,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132 号

出品人：陈 征

责任编辑：胡远行

封面设计：杨 军

版式设计：朱云雁

卑微的套套

——安全套进化史

(美) 安妮·科利尔 著

姜 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76,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67-9/K · 335 定价：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226000

写在前面的话

衷心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伙伴，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莎朗·李·奥尔森女士（Sharon Lee Olsen），感谢她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提供的奖学金，并认为讲述安全套的历史是个好主意。也要感谢我美丽的女儿，几年之后，她终于不会因为听到“安全套”这个字眼而皱眉头了。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纸莎草、大毒蛇和遮羞布： 古代人与安全套	003
第二章 从为了快乐的性交到大瘟疫： 近代早期欧洲的爱情	025
第三章 那不勒斯瘟疫、邪恶的弗朗索斯病、雅司病或者威尼斯病： 哥伦布和大瘟疫	039
第四章 套套不会让你失望…… 议员、诗人、学者和起源	055
第五章 针对盔甲的医学辩论和对消费者的告诫： 医生、辩论、浪荡子和P女士们的战争	077
第六章 最著名和最臭名昭著的使用者： 名人的外衣	099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皮肤和死信： 西方的文化战争	115
第八章 一个男人与安全套的斗争： 美国内战和科姆斯多克运动	133

第九章 反淫秽法，美国安全套和法国安全套： 英国有没有科姆斯多克？	155
第十章 “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黑幕揭发者、道德盔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165
第十一章 车后座的性行为： 爵士乐和广告的年代	185
第十二章 兄弟，你能省下一毛钱……买个套吗？ 经济大萧条	205
第十三章 胜利……取决于你省下来的安全套： 战争年代	221
第十四章 后座的接吻和我漂亮的身段……让我们戴上它吧！ 从婴儿潮到现代瘟疫	253
第十五章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 艾滋年代	281
尾 声 很多套，没有水： 新千年	331



引言

淫荡和纵欲的倡导者……无力对抗男性强大的精子。

对于一场可能引发无限懊悔的意外事故的绝妙防范措施。

气球、避孕套、橡胶、“神圣的皮肤”，无论用哪个字眼表示，小小的安全套的历史似乎与“卑微”都扯不上关系。被奉承赞美了几千年，它已经植根于人们的生活、爱情，并和历史上一些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莎士比亚、卡萨诺瓦、萧伯纳等等。所有这些人都赞美采取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不过，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不只是谁曾经使用过安全套，这还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的历史，包括这精神中所有的错误和瑕疵。

当男人——还有女人——就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安全套使用之伦理问题作公开争论时，出于对控制生育和防止疾病传播的考虑，他们自己私下里都是安全套的使用者；当教堂对信徒们讲述性生活的“可”与“不可”时，修女和牧师们正兴致勃勃地尝试着各种安全套；当女人、移民和犹太人无法在主流职场中找到工作时，他们开始生产一种干净而且利润颇丰的安全套。19世纪晚期，橡胶生产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20世纪初期，安全套公司终于进入了华尔街。今天，安全套是一项年利润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被世界上最大的几个企业集团所垄断。

关于这个小玩意儿，此前不曾讲述的故事，事涉人类行为、科技、疾病、政治、心理学和宗教的研究。这故事很有趣、很悲伤、很男性至上主义、很性感，也很开放。这也是个时机契合的故事，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世界正面对着毁灭性的艾滋病的威胁，这就和从前的瘟疫一样，只不过病因变成了性交。而唯一能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就是“卑微的小套套”。

第一章 纸莎草、大毒蛇和遮羞布： 古代人与安全套

早在埃及图坦卡蒙法老（King Tut）登上王位之前，一位史前艺术家就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性交的事情记录了下来。在描绘的场景中，男人的阴茎上是戴了什么东西的。这件在法国康巴里勒斯洞穴（Grotte des Combarelles）中发现的一万两千年前的艺术作品，没有特别的文字说明作品中男女在想什么，但自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19世纪晚期发现它之后，他们就一直在争论这对生殖力旺盛的岩洞男女是否真的在尝试安全的性交。



古埃及允许非常开放的性行为，没有人有任何负罪感。即使埃及

他们用了什么？

鳄鱼粪便和蜂蜜调和在一起，放在女性的阴道处，以防止怀孕……

公元前1850年一本埃及第12王朝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统治时期的纸莎草纸医书上如此记载。

的神灵们都十分赞同男女杂交，纵情性交在他们看来是本性使然。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通奸、乱伦、同性恋、手淫和恋尸癖的故事。埃及人迷恋性交，而这种迷恋经常在生殖崇拜的仪式上展现出来：古埃及创世神话中，宇宙大混沌时期，创世之神通过手淫在神庙中创造出其他所有神。其中有一位奇怪的次级神贝斯（Bes），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矮子，有时候负责出生和生殖事宜，拥有一根长及地面的阴茎。贝斯的重要性最后发展到，那些居民们最常在里面性交的房间被称为“贝斯的房间”（Bes chambers）。

埃及人显然更喜欢小型的家庭，所以这些拥有先进科技的人们研究出一系列方法防止过多或者不方便的怀孕。公元二世纪的象形文字中就记载着建议男人和女人通过阉割方式避免怀孕的内容。医书中提到的诸如卵巢切除之类的外科手术，是当时用来控制生育的极端做法，但是大多数方法并非那么有侵害性且仅仅限于女性。最常见的方

口香糖还是控制生育？

子宫帽是“止血的、引起闭合的、降温的……让子宫口在性交之前就闭合起来，这样种子就到不了子宫的底部了”。公元二世纪，希腊医生索拉努斯（Soranus）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避孕的知识。埃及子宫帽最喜欢用的一种成分叫阿拉伯树胶，一种从阿拉伯胶树上提取出来的胶质成分。埃及人也喜欢嚼口香糖，这种口香糖同样是从阿拉伯胶树上提取主要成分的（所以口香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阿拉伯树胶口香糖！）。加入一点蜂蜜后，这种自然的杀精剂嚼起来口感相当不错。

被囚禁的希伯来人

居住在埃及时期，希伯来人学会了如何生产子宫帽。他们的版本被称为“毛克”(makk)或者“莫赫”(mokh)，同样以埃及方式混合阿拉伯树胶和蜂蜜，不过没有迹象表明，希伯来人喜欢嚼口香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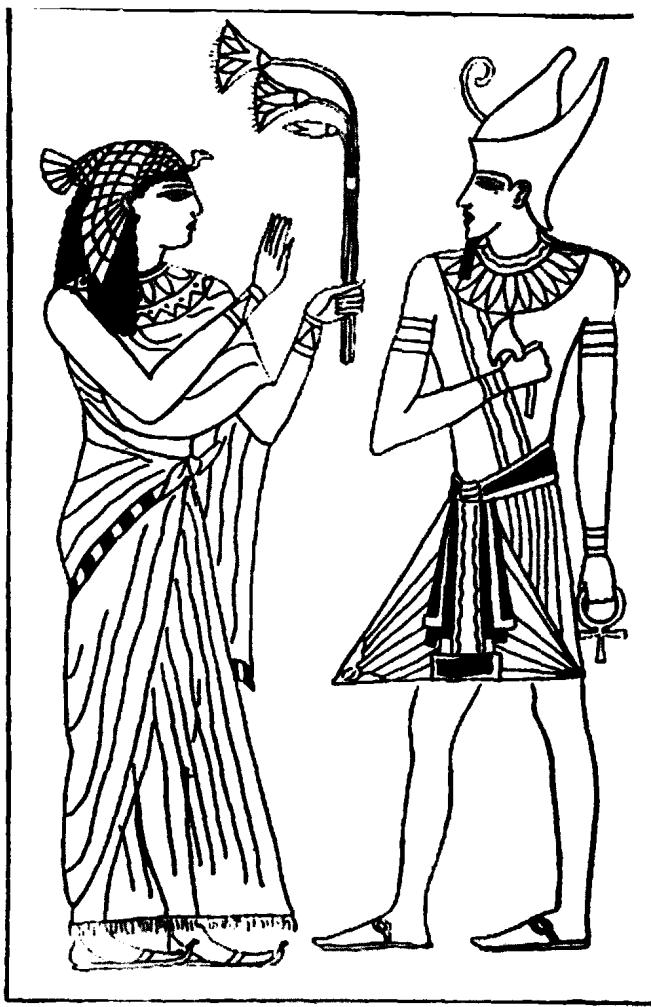
法也许应该是“棉条”——一种放上棉褥的亚麻带子，和杀精的酸油或草药一起使用。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那么还有一种草药混合物做成的饮料可以令女性喝了以后流产。这种方法被埃及人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从来没有引起任何道德方面的争论。

各种各样的医书描述了生产子宫帽的设备和成分表，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女性用安全套，因为它阻止了精液进入子宫底部，同时又不会让精液困于子宫中。更靠近一点男性使用的安全套版本，则是一种分成两半、中间挖空的石榴外壳。那么，到底男性使用什么呢？

束带的阴茎、遮羞布和纸莎草

谁也说不清男性避孕套的准确起源，但早期的阴茎庇护套毫无疑问是从古埃及男人喜欢的服饰中发展而来的。属于古埃及社会上等阶层的法老和贵族通常穿短裙，前摆处有明显的突起，通过一个三角形的皱褶强调穿着者人体的结构。事实上，正是劳动阶层在无意识中设计出了今天的安全套。

为了防止太阳灼伤、沙石侵扰和蚊虫叮咬，干体力活的男人们会穿戴遮羞布，大小仅能遮住阴茎，与束在腰上的衣服带子或者皮带相连。对于劳动者来说这样的穿戴非常舒适，他们在渔猎、行船及在尼罗河边做清洗工作时都不会感到任何束缚。但是，到了埃及中期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350—1200年），文字记载：不是普通劳动者的男人们开始穿着一种数年后被称为“龟头安全套”(glans condoms)的东西，它仅仅能盖住阴茎的顶部那一小块地方。“龟头



古老的埃及裙子

“安全套”由浸了油的动物肠子或皮囊制成，这些材料现在依然被人们使用着。材料本身的尺寸很小，而且制作精致，这意味着当时人们就没打算把它当作蔽体的衣服或者指望能长时间使用。如此微小的物件抵御不了长时间穿戴中汗水浸渍、阳光照射、肌肤摩擦导致的磨损，所以，尽管描述它的编年史学家们没有清楚地说明这种小玩意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当人们性交时，男人们的阴茎上是戴着这玩意的。

更好的例子可以在当时贵族坟墓中真实的手工制品里找到。这里能看到由柔软的动物皮制成的大小合适的阴茎套子，有些外面还装饰了软毛，更有一些被染成了亮丽的颜色。通过这些材料和装饰，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男人们非常在意他们性生活的质量，更有甚者，墓穴中还小心地存放了由高级乌龟壳和珍珠母制成的阴茎束带套。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被小心地存放起来，以备旅行时候用，而另一些已经用在了木乃伊的身上。

纸莎草到底有多流行？

古老的传闻说有些法老在和女人性交之前会戴上纸莎草做的安全套，以防止女人怀孕。放一个纸莎草做的安全套（虽然这种安全套是用最精美的纸莎草做成的）在皇室成员的阴茎上，表明一个有权力的男人会因为考虑到不要把高贵的血统播撒在错误的地方而自愿减少性交带来的愉悦感。历史上有如此考虑的权贵们着实不少。

但这看起来有点奇怪。虽然他们“设计”了最初的套子，但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当时普通的埃及男人们认为这种发明在控制生育上行之有效。

更多数情况是，大多数权贵只有在他们怀疑性交对象干净与否或者担心留下通奸证据的时候，才会寻求保护措施。这种想法成为几千年来男人们被安全套之类产品困扰的主要原因。当然，感觉上的迟钝

也让安全套担负了不少罪名。不过，也许因为记载历史的都是男性，纸莎草和其他记载下来的关于避孕的讨论只是强调了男人们使用安全套是为了“负责任”。

一个还是两个精子？到底是谁的错？

当说到性和性行为时，和其他古老的或者现代的社会一样，古希腊是个什么都有杂货铺。

一方面，古希腊艺术记载了同性恋行为——一些全身赤裸的男人和另一些全身赤裸的男人一起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卖淫行为。强奸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这被看做是一个男人表现驾驭女人能力的权利：伟大的宙斯就是强奸犯的带头人，他时常伪装自己，以便既能强奸女人，又能强奸男人。

古希腊女人无法选择婚姻对象，她们被法律指定为男人的财产：几乎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古希腊哲学家们经常描写女人的蠢笨，而男人们认为所有女人都对阴茎充满了羡慕嫉妒。

是男人而非女人播种，生育也从不被认为是双方的责任，所以女人在性交中往往感受不到愉悦，却承担了怀孕的责任。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四世纪

好在，古希腊社会还存在着并不那么冷冰冰硬邦邦的一面，某些因素让冷硬的古希腊人多了一些感官上的欲望。露天集市就是一处让各种背景下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现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所在。同时，古希腊满世界是浪漫的男神和女神、伟大的建筑奇迹以及古希腊人对其所处世界的热情：反映希腊精神的戏剧、诗歌和喜剧。

在这个崇拜力量（权力，也包括性交能力）、男性占支配地位、既丑陋又美丽、情欲泛滥同时又为此感到矛盾的世界里，人们对于避

孕的普遍认知是什么呢？卑微的安全套重要吗？

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理想国》第2卷（公元前372年）中，记载着苏格拉底讲述的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天堂，在那里只有小型的家庭，“以防人们陷入贫穷和战争”。苏格拉底认为，如果需要承担太繁重的家庭责任，人们就会被饥饿以及绝望所困扰。赫西奥德（Hesiod）也同样倡导小型家庭的伦理观，不过他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家庭的财产：“理想状态是一个家庭只抚养一个儿子，这样家庭中的财产就能累积并增加。”

在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古希腊人认为最完美的情况就是每个家庭拥有一男一女，儿子以后主持大局，而女儿通过婚姻帮助家庭增加势力或财富。古希腊传统要求儿子继承家庭，所以，现实的古希腊人知道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太多儿子将会有怎样潜在的危害。但是，他们要怎样制造这种“完美的家庭”呢？

考虑到现代西方世界用了多久才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怀孕的原因，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如何怀孕以及如何避孕的想法就堪称相当绝妙了，其中不乏一些对后世研究有重要作用的有趣争论。

伟大的思想家诸如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女人地位低下，肯定是男人的精液制造出了胚胎：“女人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承载的作用，而不是好像泥土那样还有培育功能。”女人在整个怀孕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只是作为用来承载男人精子的身体容器。

不过这种理论被那些不太反女性而且肯定更加有逻辑思维的人士所质疑。他们

希波克拉底的药方

另一种流产方法……抓住她的腋下摇，让她喝下花瓣水……强大的子宫流产处方……油莎草（荸荠）的根茎。

摘自《女性疾病》
希波克拉底的药方

女人在性交时，如果她不想怀孕，将男女双方共同制造的精子排出身体乃是她该做的事。

希波克拉底《精子》（The Sperm）
公元前五世纪

认为男人和女人必须同时播种才会让女人怀孕，因为孩子可能像爸爸也可能像妈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是当时持这种理论的医学哲学家之一，他相信是男方和女方共同制造了精子，怀孕是个关系到男女双方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不管内科医生和哲学家们是同意希波克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在谈及生育控制的时候，明确指出这是女人的责任。当时已经有了很多关于避孕的医学处理方法，有些是内服药，有些则是用在子宫帽上：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中就曾证实过“在精子落入子宫的地方涂抹上雪杉油、含铅软膏或者混合了橄榄油的乳香的成功案例”。他甚至倡导如果避孕失败应该实施流产。

亚里士多德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希波克拉底推荐说，想要终止怀孕，女人需要不断地上下蹦跳，她的脚跟要碰到屁股。在希波克拉底开的处方中，除了避孕的建议（很多都是假的），还有一系列流产的方法，其中一些是栓剂，其他则是口服。另外，希腊医生倡导的很多方法与埃及人不谋而合，可见爱琴海一带的人们有很多相似的观点。

大毒蛇和蝎子的精子

如果生活是在复制艺术，那么希腊神话是我们能找到安全套在古希腊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最好证据。公元2世纪，作家安东尼努斯·莱伯拉里斯

（Antoninus Liberalis）在他的神话故事集《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讲述了米诺斯国王（King Minos）的故事。这个传说有助于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使用安全套，但也留给读者一串疑

女性安全套

无论是在埃及的纸莎草书还是希腊文字中，都很少有清楚的记载说女性也戴一种类似于女性安全套的东西；但是作者们暗示这是更加“流行”的说法，以说明穿戴者和男人是同样的。这是一个奇怪但是更进一步的说明，说明安全套在早期文化中的奇怪地位。